



周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三

宋廬陵周必大著

邑後學劉峙重刊

平園續稿卷第二十三

神道碑

中大夫贈特進蔡公

仲  
神道碑  
慶元二年

仁宗朝蔡忠惠公昌言直道文章政事廷臣鮮出其右當是時由侍從登二府者非歷言路則入翰林非尹開封則領三司四者公徧爲之垂大用而仁宗上仙犒軍賚予修奉昭陵橫費錯出公處之益閒假中外歎服會間言請去未幾卽世士大夫至今以爲恨其葬也惟幼子晏在仕至宣義郎開封府工曹贈少傅先娶賈氏翰林侍講學士黯之女追封吳國夫人再娶潞國文忠烈公之女追封越國夫人是生三子長直龍圖閣佃次徽猷待制仙季特進也諱仲字仲道三歲而孤鞠於文氏稍長與待制從龍圖受業名聲日昭時號三蔡釋褐將仕郎辟雍正出爲京東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入太學辟雍皆爲博士銓法改宣德郎調知濰州北海縣徙江淮發運司幹當公事通判徐州禁卒謀夜半舉火作亂公微聞之部分他營密爲之備仍戒譙

曲意干進秦薨而公亦病矣高宗一日與知臨安府榮薿歷數霸府舊人問公安在  
薿以病亟奏上嗟惜久之其三世隱顯本末如此蓋忠惠公蓄德薰後施及諸孫暨  
公善積慶餘克有良子歷官八座被遇孝宗追謚會門振宣幽光再傳至右文優踐  
四科出入三朝由戶部侍郎分鎮江西蔡氏之興殆未艾也公既沒四十年而墓道  
之碑未刻右文君以予周行舊交使來請銘乃爲銘曰

天之於人報施可必凡後之昌繇身之詛惟忠惠公當用而抑肆其三孫競爽鼎立  
季也允文而又武力曾是國器胡寧家食遺子若孫嗇取豐積勿替引之永世無斁

案院本知聖道齋本此篇列第二十二卷下注紹興二年考碑云公卒於紹興二  
十六年既沒四十年而墓道之碑未刻方來請銘以年推之則當爲慶元二年作

誤興

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程公

大昌神道碑慶元二年

故吏部尚書程公以龍圖閣學士就第踰年而卒其子準等持兵部侍郎楊公大法  
所狀行實屬予以銘予與公同年進士數嘗同僚厚我莫如公知公莫如我其何敢  
辭恭惟孝宗皇帝聖學高妙勵精乾事尤有知人之明惟公歷兩省六曹以該洽直  
諒見知相與論道統平政體在廷少比公亦忘身徇國思爲朝廷植悠久之計其在

外則心乎愛民長慮却顧未嘗便文自營士大夫皆以不大用爲恨及事壽康皇帝  
興念舊僚疊加恩禮而左右乏裏言公亦老矣無意仕進得謝於家盡發所蘊著書  
立言啟迪後生蓋其自幼至老穢祥卜祝無所信玩好技藝無所嗜唯通經評史考  
古驗今一事未詳一理未窮弗措也其始終大概如此若乃爵里議論則可一二數  
矣公諱大昌字泰之按程氏其先出自重黎周有休父封於程地在關中子孫散居  
西北有開府議同三司靈洗者效節蕭梁著功於陳封忠壯公南史以程安爲新海  
寧人卽今徽州休寧也厥後或北歸或遂留故公爲休寧人也曾祖晟娶洪氏祖士  
彥娶金氏父畎累贈正奉大夫妣淑人陳氏世積善尙義孜孜教子至公穎悟殊常  
兒十歲能爲文紹興癸亥重立太學年甫冠矣一試卽與選學宮爭爲延譽二十一  
年登進士第一左迪功郎主吳縣簿丁正奉憂服除獻文於朝宰府奇之二十六年  
除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爲太學正三十年詔館職必試乃除初召朱熙載等再召劉  
儀鳳等皆辭上命宰職擇人不許辭以公應詔仍諭上旨遂除秘書省正字改左宣  
教郎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擢著作佐郎初政銳意事功命諭四出貴近或預密  
議公因輪對及之尋命百官條弊事公又極言漢石顯知元帝信已先請夜開宮門

之詔他日故投夜還稱詔啟關或言顯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奸又論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虜允文戰采石寶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交守夔此公論所爲不平也上諭其言三皇子就傅選擇宮僚九月以公爲尙書駕部員外郎兼恭王府贊讀又兼兵部郎官隆興元年兼慶王府直講十二月丁母憂乾道二年春服闋召爲考功員外郎六月復兼恭邸贊讀八月遷國子司業三年十二月兼權禮部侍郎一時文柄舉屬公其成就人才不可計凡今老師宿儒多公門生也五年正月兼權直學士院宣對於選德殿上曰朕治道不進如何公知上志在恢復迎合者多卽奏陛下勤儉過古帝王北虜自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使政事日修則大有爲之業在其中不必用迎合之言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臣謂設險莫如練卒練卒則在選將上深然之後數日再召對上曰卿前言朕儉是也獨病風俗太奢用度不足今早與大臣議立法以止之公奏居室衣服吉凶之禮皆由著令要在上之人持久以化之耳上又問卿更有何事爲朕

言之公曰事有大小有先後今四方獄案必經聖覽大臣因是亦因省日何暇議大事急先務乎往陛下嘗增左右司爲四員若漸復減員分以委之中書之務清矣後

數年迄如公言八月除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蓋公求試民事故以鄉部寵之公引嫌改浙東提點刑獄越帥多大僚適歲豐酒稅溢額漕臣不敢問乘公攝帥遣其屬挾朝命括羨財且將增額公力拒之曰某寧罪去不可增也越人迄今德公七年

復徙江東運副詔勿引嫌公猶不自安踰年乞祠就徙江西路公曰可以興利除害

行吾志矣九年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贛吉臨江南安四郡五等夏稅折帛遏饑

民爲盜之原又遷吉安造船場於臺治以省費革弊凡吉舊欠皆捐之清江縣有破

坑桐塘

宋史本傳  
落塘字

兩堰堤江四十里護田千三七十頃

案謹田千三十七頃三字下  
疑當有百字別本作三千七

百頃與此異考宋史程大昌本傳云以捍江護田幾二千

民居陸地又三百頃堰壞

且四千矣碑與史大不符存疑俟考

四十年歲罹水患公力復其舊又奏漕臣遇代積累久數病州縣乞行蠲削淳熙九年各詔可凡乾道七年八年諸路欠稅賦丁役及他錢物併除之由公一言上恩及天下矣歲滿再任進告不下宰執問其故上曰程大昌職事修舉自合加職乃陞祕閣修撰二年四月召爲秘書少監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六合塔僧以鎮潮爲功求內

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公奏二稅外給予買折帛正額額外科借皆科也保正長身丁雜役皆徭也僧寺旣違法置田復移科徭於民奈何許之况自紹興二十二年修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御前置忠銳忠武軍以浙西路鈐轄李師古兼統制帶御器械戚世明兼訓練援例增請給公執不可其命俱寢俄兼崇政殿說書三年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升侍講五月兼國子祭酒公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於下仁歸乎上矣上以爲然舊法宰執初除轉廳皆有給賜減半其後太尉使相三少而上往往取旨視樞密使都官用例寢失法意公請自侍從而執政自執政而相則爲初除法當全與餘爲轉廳皆減其半遂爲定制上知公持正不避怨滋欲用之四年八月兼給事中江陵統制官辛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謂曲在軍人坐徙豫章公極論不可上曰朕治軍民一體逢原已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矣康與之在紹興時以談諧進後坐事長流廣南至是有與爲地刊除舊犯還其資歷公封還勅黃上喜曰待遷擢卿其益盡心無避忌十月落權字五年正月同知禮部貢舉御製原道辨尋易名三教論獨公與聞之六月進吏部右選侍郎兼同修國史舊小使臣注令

尉若監鎮兼煙火者驗老病而已公以其親民面令讀律且詰其大旨不通者輒罷  
遣八月兼權吏部尙書六年夏正除權吏部尙書公遇事啟請知無不言如論軍中  
強壯子弟及西北伉健之人不可輕聽離軍禁衛不以膂力進今率三年輒補外官  
用違所長宜留資三衙又欲酌紹興舊制命諸軍挽強轉資稍示勸誘又請究歸正  
僞冒裁減添差以寬州郡面奏堂白累萬餘言會舉行中外更迭之制公力請郡是  
冬除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陞辭上諭曰凡有見悉奏來自南渡後泉爲台信建昌  
邵武四郡代輸銀二萬四千兩諸縣並緣苛斂預借公條便民事具言本末有司持  
之未下明年首爲民代輸一年且乞禁絕後日預借又蠲前歲秋苗之未輸者八年  
春汀賊沈師作亂詔并剿其徒公請罪止渠魁赦其脅從仍許徒衆相糾可使亡命  
解散不然數州據亂是堅其附賊也宰相然公言奏行之是冬沈師獨與死黨竄伏  
漳州山谷間距城百餘里州有左翼軍戍將蕭統領者卷甲赴之逮夜力疲搏賊不  
勝死焉閩中大震漕檄左統制裴師武出兵師武置司在泉謂帥符未下不敢擅興  
公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又取前得釋脅從之旨散榜以  
間其黨師武至漳羣情頓安捕獲讒者十餘曹皆擯藏兵器謀刻日縱火爲賊內應

微公先事從權趣師武行漳且屠矣太守劉正別立義郡人今左司郎中鄭公顯馳

書謝公曰城邑獲全公之賜也終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十三年秋起知建寧府  
十四年復提舉南京鴻慶宮自公爲郎首侍壽康於王邸多所宏益其後間謁東宮  
必款語移時嘗用家人禮許見今上及公主親取寶器酌酒飲公受禪之初與宮僚  
一等推恩紹興元年加寶文閣直學士旋知明州示將復用遽以祠歸四年超進龍  
圖閣直學士明年請老進本閣學士致仕皆非常典也慶元改元十一月甲申以疾  
不起享年七十三積官宣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  
戶贈特進公自宦遊去鄉里樂吳興溪山之勝而卜居焉晚得安吉縣梅谿鄉邸間  
山規營塋域本成而卒淑人陳氏公母之從兄女生百日值方臘亂父母攜匿谷中  
祝曰兒若貴勿啼自是悄然旣長歸公事舅姑以孝聞生諸子躬自鞠育公嗜書未  
嘗省家事賓祭孔時淑人力也年七十六遭公喪謂諸子曰吾得從而父足矣病不  
服藥後公四十七日安然而逝遂合葬焉二年四月辛酉也四男準朝散郎新通判  
太平州本早世阜朝奉郎知上元縣覃宣教郎新浙西茶鹽司幹辦公事三女適承  
直郎監行在文思院都門鄭汝正別立本次適奉議郎新知湖州武康縣丁大聲季早

亡孫三人端復登仕郎端節端履以遺澤補官孫女二人公有文集若干卷別著禹  
貢論五十二篇辨江河淮漢濟弱水黑水甚詳凡諸儒捨經泥傳注失禹本指者一  
皆正之又爲山川地里圖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博洽重許可讀之大歎服謂不可  
及公在講筵遂以進御天語嘉獎今行於世別有演蕃露六卷攷古編易老通言易  
原雍錄四書各十卷北邊備對六卷書譜二十卷與取五十八節互相發明爲一論  
抉隱正謬尤有功於學者嗚呼若公可謂博學篤志者矣銘曰浩浩千古孰知其津  
擾擾萬生孰致其身偉歟程公絕類離倫氣以直養業以精勤士之指南國之寶臣  
其在兩禁昌言復君使於四方仁心庇民胡不弼諧迄其經綸歸而著書極道之真  
既沒言立庶幾不泯自歛而湖肇自於今有式新阡尙考斯銘

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林公光朝神道碑慶元三年

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以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孟子告齊宣王以諸大  
夫曰賢爲未可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是二者古今觀人之要術於吾艾軒  
尤信初予與著作佐郎劉夙賓之爲同年進士後識故相陳正獻公皆莆人也賓之  
博洽剛介正獻道德隆重其不輕許可則均每論其鄉之人物賓之曰艾軒吾師也

正獻曰艾軒吾友也後予官太學會諸生則亦人人推林艾軒蓋其博學篤志手不釋卷出入起居必中規矩事親孝御下仁行已恭執事敬勇於義審於思善并美具宜爲當世所宗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常曰道之全體存乎大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文辭古雅不事雕鏤如清廟朱弦可一唱三歎也五十方奏名則有命焉於時朋遊若門弟子宦達已多交賀於朝區區一第何足爲公重欲其因仕行道耳夫未仕而鄉人之善者以爲師友通國之人皆謂之賢既仕則又爲之喜由是天子察而用焉茲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誠之不可揜也如此艾軒公自號也隆興元年調袁州司戶參軍未上召對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乾道五年七月遂入秘書省爲正字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六年佐著作兼司勳司封郎官七年遷著作郎兼禮部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聽如故九年請外以直顯謨閣提點廣西刑獄淳熙改元易使東路二年茶寇自荊湖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公自將郡邑兵檄擢鋒銳統制路海本鈐轄黃進各以其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徙公轉運副使公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俘獲相繼賊驚懼宵遁上聞之喜曰林某儒生乃知兵也加直

寶文閣明年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二月乙亥駕幸國子監命講中庸  
上大稱善面賜金紫己丑除中書舍人爲誥有古風坐繳奏新御史除目改權工部  
侍郎請外以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五年五月  
六日卒此其出處大略也公諱光朝字謙之世爲興化軍莆田人曾祖南一祖繁父  
勉增奉議郎母恭人曾氏享年六十有五是歲十月二十葬本縣麥堆原之北娶徐  
氏封恭人六子今存者宜季能季宜季某官一女適某人猶子成季力學而賢爲公  
作家傳正獻公作祠堂記凡公行誼閥閱已詳而其子姪復以先志來求墓隧之碑  
予念昔在兩省公適登第典貳秘書公來著庭佐春官公爲郎掌史事公爲僚晚忝  
宮端同事壽康皇帝前後五聯官曹大而道德性命之理無不講內而閨門寢食之  
私無不及讀書未達賴公析疑屬文未工資公指瑕平居相愛殆同天倫公之本末  
皆親見熟察非但傳聞而已是宜爲銘其銘曰

尚賢好修志誰不勤汲古纂言業誰不精孰如林公好學而醇所持者正所勉者誠  
身猶布衣人曰公卿年未強仕人曰老成時雨之教其化也深水上之風渙然有文  
瞻彼莆中冠蓋如雲祭公之社過者必欽

資政殿大學士毗陵侯贈太保周簡惠公 葬神道碑

慶元四年

高宗皇帝疋馬渡江中興炎祚其豐功盛德固不容盡述竊窺大要以仰成宰輔信  
用臺諫爲本三十六年間命相不一自今觀之激士氣復故疆張丞相浚之心也固  
根本候機會趙丞相鼎之志也專持國柄一意和好者秦丞相檜也三相所主雖不  
同其人才進退政事弛張是非得失公論各不可掩至於身任安危則一而已當是  
時言路固多名臣其視力輕重而爲向背亦或有之惟毗陵周簡惠公以乙卯歲趙  
張並相之日四月入臺八月進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太抵謂自  
治其國乃能成功今外有強敵內有羣盜不可事虛文貽實禍歷條時政二十餘事  
指宰相不任責上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跡之公徐  
奏陛下有過尙望大臣盡心今臣一及大臣便爲形跡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  
所以保全之也上改容曰此論甚奇最後連章極論趙子淳語侵趙公又論張公大  
舉北伐繫國存亡坐是不得其言而去迨秦公獨相意公必憾趙再拔公入臺公語  
人曰元鎮已貶某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也一日內降差除四人公言願陛下以  
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又歷疏三大弊秦怒甚不數月改左史因是流落於外

十六七年秦薨始爲禁從席未暖復去國孝宗卽位公與張燾辛次膺任古首被召初對有繩愆糾繆之論會上以張公爲樞密使督師江淮銳意恢復而公素不以亟戰爲然命佐夏官明年六月符離退師乃超拜政府其後湯丞相思退與張公並相或戰或和多取決於上而其賓客議論間失之偏公始終守自治之說是則曰是非則曰非不將不迎不諂不許表裏洞達無一毫之僞又明年四月張公罷十一月湯公亦罷上再起陳丞相康伯虜已約和國論始定時公在政府一年有半矣因墜馬敗面傷手力請去上不得已久乃從之其立朝本末如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歟公諱葵字立義常州宜興縣人曾祖密贈太子太保祖環贈少保父裕朝奉郎致仕賜緋魚袋贈少師妣秦國夫人王氏公少力學自鄉校移籍京師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廷試以歷數爲問公旣詳對又爲說曰聖人兼天地之職一物不遂必任其責凡易之大衍內經之五運六氣書之閏月定四時老氏一生二三生三三生萬物皆當裁成輔相以實之然後可以和同天人之際考官嗟賞擢貢甲科調廣德軍司刑曹事靖康覃恩循修職郎用舉主陞文林郎注徽州軍事推官車駕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守死倅易公與州判官攝行郡事隨機應變千里帖然初大觀間

諸郡增賦物帛其後赦書已蠲減而漕臣便文復取於民公自新守力止之訖公去乃增如故薦章交上改通直郎臨安府府學教授未赴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公遂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上曰從官多說卿端人正士面除監察御史紹興五年也尋充省試參詳官開院適輪對論內外兵勢上密以措畫與公議信嚮方深旣爲副端論事不合徙司農少卿四求去皆不允兩召至都堂諭旨二相示以言求去非朝廷美事公曰某離言路半年自以親老家貧請外耳乃除直秘閣知信州屢屏戍期趙公罷張公當國陳公與義執政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以遠求易浙西又避本貫易江東歲四易地迄未嘗至八月冬和議已定公復被召論爲國若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九年二月除太常少卿五月再爲殿中旣不合會傳某人賜出身除兩府者公又將論之攜疏至殿幕改起居郎有詔侍從兩省薦西北人才公同給事中劉一止薦呂廣問廣問參政李光客也擬試官職秦不可謁告不入言者論罷李并謂公受其風旨十二月黜主管洪州玉隆觀十年郊恩復直秘閣十二年春起知湖州十三年正月移平江府復以郊恩賜服緋魚北方初修聘勅使絡驛公不爲禮又積與轉運議論不協共劾公設宴菲薄十四年二月落職主

管臺州崇道觀屏居鄉里二親益老家益貧憂患連年不能堪公獨安之二十五年十二月復舊職知紹興府二十六年正月過闕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賜紫章服兼國

子祭酒又兼權給事中言路忌之三月出知信州太學生列狀留公不報居數月復

罷郡二十八年起知撫州道引疾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十月直龍圖閣知太平

州水壞圩岸公大加修治凡百二十里傍郡諸圩皆沒惟當塗歲熟市河久湮雨暘

交病公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并力浚導公私便之三十年八月進集英殿

修撰尋移婺州加敷文閣待制當江上用師調度繁興不擾而辦三十一年七月除

兵部侍郎時孝宗初政增置講官九月首命公兼侍講積官左朝散大夫隆興元年

同知貢舉戶部闕官兼權侍郎上數批問錢穀出入公奏陛下勞心庶物日有諮詢

若出人意表足以聳動觀聽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獻忠欲售其私不可

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覲也上色爲動自完顏亮斃雍當雖兩軍相持而移文議和不

絕張公自督府來朝密爲上言虜失泗州其僞官蒲察久安大周仁寄治虹縣懼罪

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二相皆不與聞公請對謂不可輕舉累

數千言上唯唯五月李顯忠將騎兵邵宏淵領步兵共十萬取虹縣下靈壁旣克宿

州二帥始不協虜兵擊顯忠軍宏淵不肯援幸勝負相當至暮我師入城明日虜亦解去金帛山積顯忠不以犒軍衆怒而潰敗書聞上思公言以左中大夫參知政事謝畢朝德壽宮門無宿衛廷無閤門公乞輪差從之故事初拜相銀絹二匹兩執政半之辭則減半例自行首司申御藥院取旨公命勿申遂已每便朝二府先共呈機速房事既畢宰相兼樞密使自與其貳次呈西府文書參政稍退一日西府擬元居實浙西總管上連問如何樞相皆無語上顧公問可否公前奏曰是人頃爲御前買北貨乾沒萬計公論必不可上乃却其除目後數日公留身上曰昨居實差遣不<sub>同</sub>議耶公曰此西府事臣不與也是時虜雖主和而其右丞相兼都元帥僕散忠義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握兵淮北專任邊防嘗以書達三省密院大略謂方議遣使遽乘不備攻我符離毋乃爲將臣所誤妄要功利乎今治兵決在農隙舊疆歲幣如約則止衆謂彼不以興師歸過朝廷及督府反爲設詞罪將臣其欲和可見矣上令答書差史宣教郎假樞密院計議官盧仲賢右宣議郎假將作監主簿李栻充通書官栻以妹爲虜主妃辭行令都轉官王忬代之十月底仲賢等與虜帥議定爲叔姪國上曰虜能以太上爲兄朕所深喜詔遣從臣爲通問使而以左宣議郎胡昉假樞